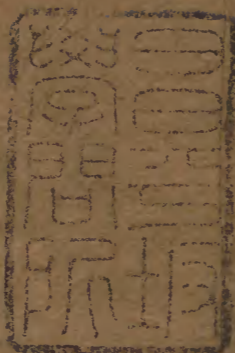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

百卅九之四十一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四	七	三
一	二	七	三
六	三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四	七	三
一	二	七	三
六	三	六	三
架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3
冊數	63(56)
函號	297 110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 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石橫廣二尺二寸四分高一尺四寸三分共十三行行八字正書在盤屋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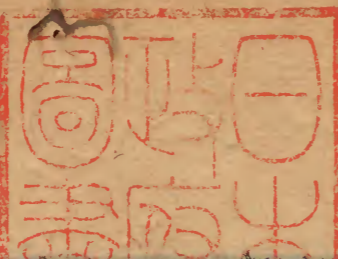
淺草天庫

留題樓觀

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逕深人窮文始跡誰到伯陽心古
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媿負長吟

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 十七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

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石墨鐫華

案劉貢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曰周為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今讀此石刻詩知為未致仕前作也

馮應榴跋

又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八分共十一行行十一至六字不等正書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清平如郿壚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

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

薛紹彭書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中刻詩共十九行行八字上刻石夷吾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念念忽解牽秋風尹家宅更得暫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水石自含仙氣爽
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纓滯去留
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右十二月十二日至樓觀作

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監押薛紹彭書

石夷吾許端卿崇寧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同遊

按上清太平宮乃太平興國觀中北帝宮通明殿
之額也在蓋屋縣東三十里縣東南三十里即樓
觀彼此隣近故監宮者往往留題樓觀也薛紹彭
宋史附見薛向傳向子向之祖顏河中萬泉人傳
但稱紹彭有翰墨名而不詳其官位米元章書史
稱其字道祖王弇州藁稱其累官秘閣修撰知梓

潼路漕周艸窓癸辛雜識稱其與米家父子同留意筆札益當時工書米薛並稱元章嘗有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是也薛周爲顏次孫是向之弟史傳不爲附載其大中及王工部二人詩俱無攷

東坡書上清詞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七分作五截書每截十八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在盤屋縣

詞不錄

同前

詞不錄

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口上清太平宮屢謁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廿四年承事郎薛君紹彭爲監宮請書此二篇將刻之石元祐二年二月廿八日記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工李輔摹刻

上清宮卽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盤屋蓋屋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書刻石適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院中斷爲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一二紙後邑侯王公之榭移置衙齋作磚亭焉

石墨鐫華

按上清詞見蘇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雲
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集本所無集直從
君胡為乎山之幽起也餘俱彼此相同弟轍所作
亦見樂城集據東坡先生年譜嘉祐八年冬官于
鳳翔宋史英宗紀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
月祔太廟或當時有朝謁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
事至上清太平宮也元祐二年則先生為翰林學
士當是應薛紹彭之請而追書之耳

寶月禪師龕銘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七分
共十六行行十四字行書在寶雞縣

宋故青峯山寶月大師岫禪師龕銘

琅邪王箴撰并書

鉅雄闡化萬靈一源正法畏藏大甘露門師子一吼群
魔遁奔廣博智慧梵天之尊能慈與悲不止不紛風揮
日舒照迷炳昏一切有情令入涅槃先王道缺周衰秦
燔燼寡孤獨弗能自存仁義浸微九流無言金人夢漢
口相其傳死果生因口器革頑有功在民暨于夷蠻塔
廟莊嚴百千斯年少林為禪枝葉為繁北律南宗各守
一偏師少而通絕羣離喧鶴警寒露猿啼青山白雲孤
飛得法泐潭天空月明萬慮不干一鉢一餅揚波函關

誰其嗣之厥聲巖巖

元祐三年四月十六日麻田院主僧道珂立石

張惟慶刻

緱氏重修泰山廟記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緱氏泰山廟在□□□步當嵩洛大逵之衝有亭翼然
枕逵之北垠者居人行商四時望祭之所也亭北五步
抵其廟廟有三門□□□□□□□□□□庶陞有階
齋庖有次其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其闢地
以步計之東西凡五十南北凡七□□□□□□□□□□

□□外內有老木幾三百本皆槐柏梧桐大者七圍八
圍小者三圍四圍含蓄掩映望之靄然其氣象□□□
□□□□□□□□熙寧五年以迄于今為議者所私
廢而為鎮農商之人咸病之廬里蕭然非復曩時矣而
獨是祠□□□□□□□□□□□□城往往不能
有也先是周廣順中李進者肇創其地至□□國朝祥
符中孫信者天聖中孫□□□□□□□□□□□□
既久瓦木腐毀皆圯頽缺不足以媚神妥靈民之有力
者議欲重修久矣而常患於吝且誣故□□□□□□
□□□□□□□□三年里人王守福始倡而成之稚耄

協力不驅而從由是腐毀者更新頽缺者復完塑繪之
□□□□□□□□□□□□□□□□□□□□□□□□□□□□□□
□□□□□□□□□□□□□□□□□□□□□□□□□□□□□□
卯而成於十一月之壬申既又撰日率其鄉老大具肴
酒有事于祠下□□□□□□□□□□□□□□□□□□□□□□
自也天子之命吏與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戴
白之與重髻之童無貴賤□□□□□□□□□□□□□□□□
□□□□□□□□□□□□□□□□□□□□□□□□□□□□□□
不亦勤乎此土之人蒙神之休而不忘其□□□□□□□□
□□□□□□□□□□□□□□□□□□□□□□□□□□□□□□
相與燕休于茲也不亦嘉乎子其為記之庶幾後之人

有□□□□□□□□□□□□□□□□□□□□□□□□□□□□□□
子諸侯皆得通祀其境內之神祇惟聰明正直功□而
德鉅有益于斯民□□□□□□□□□□□□□□□□□□□□
□□社稷之祭偕而况□□□□□□□□□□□□□□□□□□
□□□□□□□□□□之右在□□□□□□□□□□□□□□□□
□□□□□□□□□□□□□□□□□□□□□□□□□□□□□□
有司存蓋其所尸特以興雲雨致禍福代天治人無所
不統為事大可謂□□□□□□□□□□□□□□□□□□□□
□□□□□□□□□□甚異於衆人也唯其不容且誣篤於誠心
故能刻意經營以起數十年之廢□□□□□□□□□□□□□□

者與夫人苟有志於爲善也則凡此土之人爲人□□
□□□□□□□□力□□不懈豈非有志于爲善
爲人之兄者不可不友於其弟爲其弟不可不孝於其父母
兄爲人之□□□□□□□□□□□□□□□□□□□
□□□□□□□□以至於爲兵爲農爲工爲商爲老爲佛者皆
不可不肅以勤精以敏儉□□□□□□□□□□□□□□
□□□□□□□□□□□□□□□□□□□□□□□□□□
書也於是乎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南樂份書

并篆額

修廟都糾首王守福 同修廟人鄭宣 王再榮
句當□□

董立 王易 盧漸
董立 王易 盧漸
李和 王士安 趙遵 董貴

億按碑上截已殘剝然所云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
三十有五蓋當時營建之盛可見如此又云熙寧五
年以迄於今爲議者所私廢而爲鎮農商之人咸病
之攷宋史地理志偃師熙寧五年省入緱氏八年復
置省緱氏縣爲鎮隸焉元豐九域志同是史志並以

爲在八年省緱氏今依碑證之殆于五年已廢而爲
鎮則史志悉傳誤也碑在今緱氏鎮其敘緱氏縣廢
始末之詳并及於廬里蕭然由撰記者所目擊故於
宋之縣城使後世猶得以知在斯地爲可據也撰者
名已缺唯書者樂份字存偃師金石錄

贈李方州賜馬券

券存二紙各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作三截書八行六
行不等行五字六字亦不等行書在嘉興縣學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臯驛今年出守杭
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
州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州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

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 軾書

方州來別 子瞻館於東齋將行 子瞻以賜馬贈
之 方州作詩次韻奉和 轍

小牀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 五馬不辭今後
乘輕裘初許弊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
同遙想據鞍橫槩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廡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
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廡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尔豈可求錫馬盡良也或又責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旁論砭疽尔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甘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縣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祐四年十月甲寅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子瞻以天廡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為書券魯直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
蘇文忠公馬券帖並類濱詩黃山谷跋共四石舊藏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摹

有好事者購取其二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
王杰碑跋

按此石今在嘉興縣學流虹亭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元年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四年三月除知杭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其書此券在四月則未出都時事也弇州稿云魯直為跋索十萬錢今石刻跋云能捐甘萬并券與馬取之彼此有異此券石刻昶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真草文同嵌壁極為精妙但兩刻不知孰先孰後

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宣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

游師雄題六駿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分作四截下三截繪六駿并贊上截記凡二十五行行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運判奉議游公題六駿碑

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為闕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為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即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為明矣歐陽詢書今

不復見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時乘由此益知唐史悞以果為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崑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高庫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為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主簿蔡安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紫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鸞驕前中一箭

紫鷲超躍骨騰神駿氣聳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驃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騮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青驪 平竇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 平薛仁果時乘

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劒迢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一中一箭

漚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

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九
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
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
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爲歐書
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尙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者尙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遺意者可觀也

石墨
鐫華

按游師雄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
圖中六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
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
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六駿以定天
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忘大
勲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共二十一
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爲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
薨贈太師謚曰忠武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寶末天
下擾攘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
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公智勇而
已及涇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
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虵蟻蠅蟻之
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遽自擐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公
忠義大節有足尙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
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爲公書遣人閒諗帝終不疑
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
息之惟知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
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
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
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
子得不屠滅者皆公之德也今去公三百餘年而
奉天竟無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

惜也 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爲 公祠堂
於縣園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
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
爲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爲
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爲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
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爲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
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
患乎不治至於爲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
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 游公之俾爲是堂也又
非人之所同好而 公力成之堂旣完矣其久不能保
其無壞愚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 游公否也

公因命育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
茲堂之不墜而 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
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辛育
記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鐫

按今之乾州宋時謂之醴州所屬奉天縣卽唐德

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
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川縣已有渾王廟碑見
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
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
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
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輿全城郭
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關甚非報功勸
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
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略焉是未嘗據
碑而詳載之也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韓城縣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
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禹廟乙卯
道出少梁恭謁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
漑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鰲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墓志略同應
卽邵書無疑邵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
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宋紀
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黃河癸卯禱雨嶽瀆罷浚京城

濠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等求退不允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雨岳瀆而是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二日則辛丑爲六日癸卯爲八日丁未爲十二日也四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爲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合大小餘之列亦無誤

關中金石記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額題鄆州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隸書在東平州

鄆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伉書

鄆有學其盛口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口儒雅缺然王文正公以故相爲吾州口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作學買田聚書所口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之不治則久口能慨然悲其廢復廣口新之者自澶淵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旣作新學閱碩遂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口學士光

祿大夫吳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士口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口其人心去且十年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鄆公下車卽入學延見耆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儒生爭言新學成顧苦在貧有田磽瘠食不能百生游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則厚爲廩餼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齋金錢衣物載穀酒從之勞饗爲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得卒學欣欣紆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書

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興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口根深半旁小民歲歲訟不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卽爲奏請得田二千五百畝有奇與民耕口歲輸錢百萬是爲新田諸生言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豐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管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槩新田口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爲齋祠釋菜鄉射飲酒投壺絃歌間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郤而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爲名也公以文章忠孝爲天下第一兩爲吾州學是以口興既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口八萬口急農事務德厚屏盜賊輕刑辟哀貧窮 哀詔亟下其大功傑美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遷方記新田得略而不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避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蓋卽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年呂公謁先聖記

山左金石記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也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且俾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緒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源之類則今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辳琬瓊爛然盈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其貲有欲請于朝以脩慈息浮圖者公卽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

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
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
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
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邊天下來世之
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
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弊唯鑲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
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
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爲有功於

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
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
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
十日辛巳京地黎持謹記 安民鑄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爲
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真
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遐
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蒼潤軒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移置尙書舊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鄴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

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子
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鑄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
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鄒之傳

焉曝書亭集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六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
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

遊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
為新棟輅車元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魏魏

永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岬中立為天一

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式秉純光輔二君激濁揚清

知人知身其道至廣莫我敢羣其境至大不容纖塵雪

霜倚空冰壑照人

□□鄭國公魏徵

堂堂魏公口節大志貞幹直聳摩口自致遭風雲時得

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沈浮

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禪袞補職其繩則

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漢興是崇德治道豐保合大和

昭明有融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匡飾巨唐

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與
漢漢王天時人事隨其所嚮長蛇縱蠱東據河洛焚焚
封豕其濟同惡哮吼連聲如雷若霆萬里震驚時惟英
公□□□□斬豕以鉞□□□□□□殄滅乃□□□
□□□□有大□□□□□□□□和□□□□□
□□□白髮皤□□□□□□□□磨

尚書□□□□君集

洛□□□□□□決公之應變臨陣□拔銳氣盡來我
盈彼竭進退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鼉轉山沒遂作
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擒如鷲聳縱若鯨
突功臣國定萬古壯骨

按長安志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唐書

紀作十七年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

上帝自為讚詞褚遂良題額此太宗建凌煙閣之

始也此碑寰宇訪碑錄云在麟遊縣碑刻功臣畫

象并贊祇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乃元祐五

年游師雄撰書以刻石者唐書王珪傳珪仕太宗

朝封永寧縣男進封郡公由同州刺史召拜禮部

尚書此碑題云禮部侍郎永興公與史異魏徵傳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九
累拜太子太師封鄭國公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考徵之卒在十七年正月而畫功臣在二月蓋卒後所畫也李勣傳高祖初封英國公徙封曹改舒國公太宗卽位徙封英治并州召爲兵部尙書高宗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侯君集太宗初封潞國公遷兵部尙書進吏部後坐承乾事帝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所謂遺像者殆卽凌煙閣也獨王珪之圖形傳無明文此碑當有年月及書撰題識或搨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四行行三十四字隸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陽縣

涇陽縣重脩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驥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卽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學其衰已久矣栖栖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

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
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筴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
境外之傅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
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

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多見其
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
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
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况 公良治之後其文學
之雄乎蓋儲思積慮填乎胷次時拘文而不得爲也日
者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

獨以孔子廟爲請則疇昔之有志可見矣疇昔憤之一
朝攄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决其所經畫豈
鹵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
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一無傷焉及其嘯徒聚
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視成俾一心
百身蜂還蟻往築庠以爲高闕隘以爲廣缺斯完撓斯
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革故
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
室之補敞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括
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

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
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
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
廡舍其弊陋均矣然廡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
聳衆人之觀望况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二
者素皆有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爲先則可謂切於事
道矣今觀縣之廊舍雄壯尊嚴可以爲諸邑之首而使
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政固亦由此
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爲治也廟學所以爲教也其
所建立先吾爲教之地則是所以爲治者本於道也

公於此乃能知之蓋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
老分而爲三教其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
制侔宮室雕磨績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
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槩無髣髴此
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爲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
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爲之唱
公其
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鬻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
應之曰庸行翳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
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解弊褐而鮮裾起衡門而華屋
則必見之者改視親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

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記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敏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袋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爲杜德機撰以廟學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 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三面刻正面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又附列另石二段並在鄠縣

側面 三行行八字正書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
侍行

正面 五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

劉銅公範張閱仲達李惇義行之惇禮彥中類彥明鵬
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閻孝卿
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四行行五字
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驪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
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樸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先公題字不勝

惘然已丑歲中元

正面四行行六字
分書左行

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

日題

又五行行六字
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

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
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
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
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
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

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趨
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
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絡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
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道逸可存也

石墨
鐫筆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
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即

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

關中
金石

一記

又二段

共七行行六字
七字行書左行

范埴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

日

後三日王霽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勺同來霽題

側面

四行行十字十
二字不等行書

衛國李諫才孺口誼彥賈絳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
冬十月乙未日遊逍遙栖禪寺

又四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正書左行

博陵崔伯宗元符己卯二月解官平涼潘原尉三月中被漕檄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初人馬分屯月末還雍七月初四日挈家游拙禪淨境弟安仁同來

又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李援蘇昞寧祖武陳去華段勾元符三年二月□□□□草堂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

李革孫求呂景山至山邂逅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左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鯤化鵬同往觀龍潭薄暮還宿逍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寸共八行行八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竦子敬埃居易自太平宮致醮迴鄠宰劉希亮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宿草堂翌日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竦子敬埃居易而于劉希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三公則題必孫筆也然王賢昆
季以爲讓能合屬兄以爲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
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
靡固宜有頗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確而老顛又
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披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已

墨林
快事

又

四行行六七字
不等行書左行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三日景興宗祀中高觀劉琬寧祖

武來會

又

二行行七
篆書左行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

四行行九字
正書左行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口遊雲隆雲口紫閣觀口口口

口草堂歸邑崇寧丙戌口月十有二日

又

三行行十字十一
字不等正書左行

李逸老政和王辰上巳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

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

四行行四字
正書左行

竇淵深甫蒲澄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

二行十六
字正書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 三行行八
字分書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偕

正面 四行行五字
正書左行

王曠顯夫劉雍彥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堂

又 三字
正書

王著遊

又 正書
二字

紫陽

側面 二行十四字
正書左行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磨舊
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
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鄆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栖禪
寺崔伯宗題記挈家游栖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
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霽題云奉祠
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
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
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入翠微者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是也劉銅題云十人同宿紫閣卽此路允蹈題云
同往龍潭疑卽高驪潭又云薄暮宿逍遙寺寺在
長安縣西南三十里南張村陝西通志云創時碑
志無攷據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
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
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葺改爲
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爲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鄠縣
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
十里東接長安西接盩屋蓋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鄠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
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
忠義趙叔憑傳云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
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
無降者疑卽其人薛紹彭卽書樓觀詩者監上清
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二
十二年己丑歲其子綱來遊觀先公題字己丑爲
大觀三年推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
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仙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已
詳范埴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游丁丑是紹聖四

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皆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王霽來游之前三日王霽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其和吳仲庶遊海雲寺詩蓋與范純仁同時也李諲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鄜延帥復徙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徙永興時也但傳稱諲字智甫此題作才孺爲不同未知卽一人否蘇昞以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此時來遊蓋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溫以宣和六

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
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卽位日食求
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人分邪
正等伯溫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
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
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不列邵伯溫名末王著
遊三字不著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
仕周入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
渭南攻書仕僞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
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遊師控寺留題

石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共九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

具茨程奇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
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真自欺
欲借養和延晝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澣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截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妙音所薰慈目所覩一切障魔永爲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母氏苦目疾訪求累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譚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
共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廬江文勛篆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卽墓爲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尙賢聞者興起貺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惠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庄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黃庭堅記

雒陽李宏立石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
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

往如此

石墨
鐫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廣三尺八寸八行
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
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
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
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
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
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
四海一向之憑恃嶮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
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
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
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
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
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
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肇稟書法出顏尙書徐

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道偉俊邁自是當家弇州山人稿

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

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

一作城西無數字同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

無則字同鑑特立集作獨立滃然而仰出集無仰字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

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

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

圖記所在爲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

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鑑亦有者字休養生息集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
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
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
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
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
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
罷政府宰輔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
慶歷六年爲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
矣慶歷丙戌東坡年纔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署書記之年惟
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爲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
據年譜是時到潁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
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則其書此
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寰宇訪碑錄云豐樂亭
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
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
初刻者必在滁州佚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刪去年
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今上謂太祖奏破淮賊萬五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歐史最簡但云壬申克滁州注引王銍默記李景
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師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
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今關下有
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
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
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
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
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
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

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据此則暉鳳就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纂左編云趙學究卽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滁人感暉意一日輒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蔡安持靈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行行十字九字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清縣靈巖

四絕之中劇嵌先山圍宮殿鎖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

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澣睢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亨安禮携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隆二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清縣靈巖寺有絕景亭爲宋僧仁欽建景有四曰羣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卽詩所謂四絕也長清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苦近菴乏水迺謀於佛圖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列卽詩所謂世上

猶傳錫杖泉也蔡安持宋史無傳壬申爲元祐七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持事蹟

魯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四尺十八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費縣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棄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旣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

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婦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

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余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祀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迂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頹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卽用魯公書法竒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

公之仙與不仙也

庚子銷夏記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芹爲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邵陽褚千峯云碑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爲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何年耳

虛舟題跋

按唐書顏真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關中遂爲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
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
度使故吳興人爲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
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據此記是因
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
州今此搨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撰新廟記
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
年所刻據費縣志云真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
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
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
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
來不能詳矣

郟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
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郟陽縣

同州郟陽縣學記

京兆王寔書并題額

郟陽邑小而僻有爲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爲而
不爲也官事職業不可須頃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
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闔事先後緩急爲紀綱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衰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
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以教養邑子
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寔健矣
而更迺奈何令卒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
具乃以書抵藉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爲之記余曰令不
迺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爲政者之所
先務也末流之敝遂爲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
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迺疎者不然
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迺
其令尙何惟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
無其人况不爲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
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
寡民蓋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
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
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爲最親於民後世縣令官
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
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爲竊祿計至則數日代
去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爲
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妨忌兼

至龜勉聲氣求閤朝莫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
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
小官而爲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
爲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
委以與我者爲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
待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
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
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爲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
迺乎令不迺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
祐之實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主簿張价縣尉劉熙立石

按陝西通志邵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
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据此碑云元祐辛未
有令來闕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辛未卽元
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建學則七年也撰記
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
張价碑耶抑卽時彥之誤也時彥史有傳云字邦
美開封人碑云陽武舉進士第簽書頰昌判官入爲祕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
也記刻于癸酉爲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

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 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
沉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
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
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

父屍出以漢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
祭誄之詞曰 伊唯孝女睽睽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
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札未施
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
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
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
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務耳用刀坐臺待
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礼自脩
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斷自雕越梁過宋比

之有殊哀此貞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
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葩艷
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効髣髴以昭後
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
軍州事蔡卞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侯曾先地志云
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沂濤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
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生邯鄲子禮為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
曰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

太平寰宇記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于元祐
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
在越迄今尚為完善此搨更蚤字更全尤覺奕奕射
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為書者則精英即
附助之邪

墨林快事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予見查查浦陸其清家
有宋搨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
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搨不甚舊或

曰真賞齋物也故附於真賞黃庭之末云

鐵函齋書跋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
曹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
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
入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
葬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
云能撫節按歌婆婆樂神婆婆謂跳舞非謂婆婆
非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非迎婆婆神則碑
較傳為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尙立碑之年碑云永
嘉青龍辛卯則拓本誤也永嘉為晉懷帝年號無

辛卯干支固無論矣據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
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為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
卯則此碑舊揭原是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
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
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
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
興府志曹娥廟條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
尙為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尙弟子邯
鄲淳年二十聰明才瞻而未知名乃命作之揮筆
輒就

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日作亂日為不同

朗至尙以示之朗大嘆

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遇王叵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喻乃令修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也壘白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會稽典錄而詳略不同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壘白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紹興府志既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乘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太平寰宇記亦同是邯鄲淳為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與弟子亦不言為度尚撰碑文故其事無攷楊修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即魏武帝紀亦未見魏朗見後漢書黨錮傳朗字少英會

稽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
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
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
爭從之由辟司徒府累出爲河內太守復徵爲尚
書著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爲碑文之
事又蔡邕傳但載其髡鉗徙朔方宥還本郡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隲文士傳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
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以上諸書所載魏朗係上虞縣吏宜爲令長撰碑
然不久亡命從人受經則其能文亦當在亡命以
後旣已亡命自不復到縣爲令長撰文蔡邕在吳
又到會稽宜乎可以題碑然傳與注俱無明文其
他之無因者更無論矣攷邕之亡命吳會在光和
二年下距獻帝之世魏武與楊修解幼婦之時約
三十年揆之于理碑在越魏武在洛其文何由得
經魏武之目且邕之亡命上距元嘉元年亦約三
十年若如府志注文并據後漢書李賢注所云蔡
邕夜闇手摸其文題字之語竟似碑文書刻甫就

邕聞而乘夜來觀以手摸文而讀之因題八字况
讀文尚用手摸安能題字此理之顯然者其罔如
此府志絕不加辨證何耶邕生平從未嘗作隱語
且文辭與舜受自是二義邕既工書辨之必審未
可權宜而通用也說文辛部既有辭字云不受也
又有辭字云理幸也邕何必借舜爲辭字種種疑
義從未經人論及因詳識之以質諸博識者紹興
府舊志載曹娥廟舊有王右軍書小字本新定吳
茂先嘗刻于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所存者四
本一爲宋蔡卞書大字本一爲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一爲康熙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爲近時所
刻此本卽蔡卞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
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卽卞所加或別本亦
有之卞字元度京弟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
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
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
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卞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
于卞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
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
取者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永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鎮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季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岷山注云卽栢岷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卽晉日所謂百岷者也
本朝列聖及 母后登遐例遣官採石于

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

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

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 丞

相呂公爲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

使交文昞同董役于緱山卽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

細石一萬有畸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畢

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鳩工十六萬五千

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一

二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

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

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逮逾月然始及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遣之所省八萬九十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卽賞之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飲而嚴禁其攘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密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途不謹則嚴其罰故毖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毋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三人而已橫逆者無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朝廷授以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

士蓋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浹洽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以迄大事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

無窮之意下臣姑謹職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玉冊官口永昌刻

億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當時職事歲月詳記其巔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

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爲之使宋史哲宗本紀九月甲申命呂大防爲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紀爲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誣也記後云數下恩詔加賜吏士蓋無虛日据紀十一月壬寅賜勞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爲無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偃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

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沒不可見

偃師金石錄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寸六分廣一丈五寸五行行五字正書在華陰縣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觀太華

三峯

右在山蓀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

關中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終

三
列西華...
正...
不...
...
...
...
...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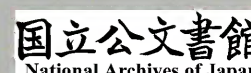
宋 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盆口圍二丈一尺四寸寬八寸
橫題五十六字行書在定州

蓋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
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
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按雪浪石盆在定州學雪浪齋畿輔通志宋蘇軾
得石於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為芙蓉盆盛之置於



學中因以名其齋東坡後集雪浪齋銘有引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蓋銘詞刻於盆口而載入集中則并有此引也銘云四月辛酉紹聖元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八年任端明侍讀二學士尋出知定州註引紀年錄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定州紹聖元年知定州落職惠州安置以十月三日到惠州而不詳其離定州在何月據此銘則四月尙在定州任也是月壬寅朔辛酉是二十日

昭陵圖記

碑連額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三尺五寸分作二截上記下圖記四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唐太宗昭陵圖

肅宗建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纜高五十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嶷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

九嶼山孤聳廻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爲此制務從
儉約九嶼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口自
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
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
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
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
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圍一百二十
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
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
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舛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

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 丞郎三

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尉

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

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

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突

厥乙沱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

尔 薛延陁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

郡王金真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 勒豆可

汗慕容諾曷鉢 龜口王訶黎布失布失畢于闐信

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翹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

肅宗建陵 陪葬功臣尙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縣尉張勺 主簿李草

右宣德郎知醴泉縣事傅寤立石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

置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莘田有詩曰

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

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為錄之碑尾

鮪埼亭集

攷昭陵陪葬例子孫願從其祖父者聽如姜遐為行

本之子行本在陪葬諸臣之例遐得從其父葬又陸

先妃葬于麟德中特請陪葬此皆在常例之外者故

諸家互有不同也惟是當時各家皆有穹碑夾以蒼

松翠柏巨槐長楊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其成形勢

一時君臣際會之隆號稱極盛自朱梁盜發而後再

歷千年金虎石麟淪沒榛莽不但基址荒蕪即金石

文字亦漸剝蝕無存余以乙未春季閱視涇陽龍洞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渠道出醴泉瞻拜元宮周覽封域因飭地方官重加
修葺並爲釐正疆界建立碑亭庶使樵牧牛羊知所
禁避而遺徽先烈得以垂諸永久云

關中金
石記

按此碑上記下圖圖今不錄記錄於右畢中丞沅
校刻長安志此圖與記附刻卷後內諸蕃君長十
四人而石刻所列祇十二人蓋誤合利苾可汗及
本阿史那祿爾爲一人又合眞珠毗伽可汗及吐蕃
贊普爲一人又合訶黎布失布失畢及于闐信爲
一人誤分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
容諾曷鉢爲二人改正其誤方合十四人之數也

又案唐會要云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
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昭陵司馬門內又案
金石錄云諸降將名字乃仲容書以上諸條皆詳
注於記中碑云茂陵十四丈而已據畢本乃四十
丈之訛記作於紹聖元年端午日張舜民撰墓志
元祐七年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九年
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
赴闕除衛尉少卿改元紹聖在元祐九年四月癸
丑其遷官丐郡尙在九年而作記以端午日則在
改元以後故題紹聖元年其時將赴闕而猶在轉

副使任也肅宗建陵亦在醴泉故附昭陵後

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高陵縣

左承事郎知高陵縣事朱革建并書

三代而上學校徧於鄉黨壯者以暇日弦歌肄業故士不涉義則輿臺笑之周衰道術蔽於申韓儒者亂於楊墨風俗寢久則生徒散而子衿歌學校廢而城闕聚嚴刑峻扑日施於前民之姦詐益滋而法亦莫能禁也高陵附長安吉之斥縣今其俗彫弊民陋而朴介於涇渭之間者負河隈以為姦齊民方且防虞戒寇之不暇孰能治學校耶紹聖之初 天子以憲章繼述為念

邑令朱公思欲奉承

聖化而新之始至摧抑煎

并強梁者束手遠遁踰年政成境內安堵士人始欲向學而患無以居之會 運使張公按臨斯邑即以建學為請得錢二萬鳩工治材不督自勉浹月而功告畢闢廊宇相對十二楹面宣聖殿為講堂各三間西廡東向七間為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為二齋中為亭以限內外前墉後庖上拱下礎重簷疊砌丹楹墨牖松楠櫛比四維如飛步以回廊敞以宏闔奕然一新遠近輝映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悉以謂非 運使張公資其

財令尹朱公致其力則吾民安得受賜耶觀漢唐文物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蕃子弟屢請入學夫學者之性如泉源導之爲江河塞之爲汙池豈天之降才爾殊邪習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夷狄之比亦當睨漢唐之列以爲卑宜乎禮義以脩之問學以崇之期於致遠而後已無以衆人之所忽而自陋也則令尹待吾邑之最厚者庶可以少伸矣柔嘉備貢邑佐無補於事猶得樂道其實而書之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縣尉吳柔嘉記

石門題名十八段

刊者安永年

高二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五行行六字正書在褒城縣

賈公直正之俞次臯伯謨師廣成之何賁元素紹聖乙

亥中春望同遊伯謨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三行共十四字正書

楊遠口口同遊崇寧乙酉閏月九日

又一行十字隸書

李峯魏拱之張應郊同來

又高三尺廣一尺四寸五分共七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正書

府從事文玉恩邑令鮮于翔崇寧五年丙戌九月廿四

日遊

口口趙口口口口庚寅侍 家舅令口口來

又 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三行行十三字正書

郡丞潞國文岡脉堰役同邑尉雍都張海臨洮魏機東

嘉李燾淳熙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又 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僅存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古郾張伯山閩中郭彥輔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同

款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

闕下

又 高三尺二分廣一尺七寸五分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正書

慶元丙辰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宋口志張壽卿宋咏

口口公茂二子符挾同來觀漢刻口口于此

又 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八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成都宋積之攝裒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貞公肅渭南

任子飛資中口口從訪之爲石門之遊口口口口上

觀玉盆夷猶極口口口口口石門漢刻酌酒口

口而歸任明口章龍父子口口口口口也慶元丁巳

夏四月十有

闕下

又 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鼎任沂孫李揆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來游

又 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一尺一寸七分僅存二行行九字正書

慶元戊午中春王還嗣范鼎李師章郭拱因修

闕下

又高五尺廣二尺五寸三
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郭公緒張伸范子進郭中珪嘉定庚午清明前一日同

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
一寸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嘉定三年三月辛丑唐安鮮于申之少謨眎堰山河沂

褒水登石門幕客眉山史明誠父成都李廷允德文李

伯午浴叔普慈張汝嘉亨可全郡趙應龍辰父偕來

又橫廣二尺高一尺五寸五分五
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隸書

成都劉參希曾嘉定辛未春間十有三日挈家徠遊男

兼善口記回記喜待行

又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
寸四分七行行十五字隸書

紀國趙彥口口若眠堰脩祀事閩中口隆之景南普慈

劉炳光遠廣漢取與謙叔新沔程岵厚伯威左縣口口

之西村口繁彭順成季行潼川白巨濟口林徠玩玉盆

口竹潭艤舟口雪步犖确登石門拂石口從容瀹茗而

去口雪舊有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熟食五日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七
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巽曹璋李稟紹定己丑熟食日識

又高二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二寸
七分共四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郭仲辰辛未清明挈家來游 章復之來

又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二行行六字隸書

李炳文張孝升王敬仲范季咏

又橫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二尺四寸二分行行四字正書

宋之源李師章王譜來修山陰襍事

按石門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水經注褒水又東

南歷小石門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

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太中大夫

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此題名中有慶元

丙辰趙公茂等同來觀漢刻卽指建和二年王升

所刻頌也司隸校尉楊孟文頌已見本書第八卷水經注又云褒水

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輿

地紀勝云山河水卽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

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實五斗漢中府志云褒水

東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潔如玉又堰界石在縣東

三里龍江中上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鑄石古界

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眉山

史可觀記下一石鑄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准

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

嘉定七年二月記今此題名有慶元丁巳成都宋

積之等來遊觀玉盆卽輿地紀勝所稱白玉盆也

又嘉定三年鮮于申之跡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門
又寶慶丙戌趙彥口等跡堰修祀事徠玩玉盆登
石門所謂跡堰卽府志所稱之堰界石也蓋堰在
褒水中爲水利之所重故界石鐫乾道元年及嘉
定七年二記此題名正當其時趙彥口題又有口
竹潭口雪步口雪舊有亭云云地名缺泐不可攷
矣題名共十八段綜計姓名可見者得五十九人
泐者不與焉其中見於史者有李燾一人傳稱燾
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題名作東嘉乾道八年直寶文閣
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
元被召此後未嘗歷外任而以前亦未嘗官漢中
不知與此李燾是一人否姑識之餘俱無攷

李行之題名

石高二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三行行五字行書左行在扶風縣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口仝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草堂寺詩刻二段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八行
行十六字正書在鄠縣

宿草堂寺

馳車晚叩古禪林喬木參天一徑深門外亂山連翠色
竹間流水漱清音幽懷暫喜來栖處高士遺蹤悉訪尋

誰會宗風當日意庭前蒼檜尚青陰

紹聖二年乙亥季秋月二十有二日京兆薛嗣昌亢

宗題住持賜紫僧紹利立石

又石橫廣二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五分

詩四十字留題草堂逍遙寺

南窗從事權縣事李章上

羅什留真嗣重屣掩碧松鄰僧來紫閣遠逕接圭峯雨

氣晴先潤庭陰午後濃依稀祖師意瘦倚一枝筇

百堅紹聖二年秋九月到宮奉祠高觀神廟過逍

遙寺主僧紹利出先人中散昔權邑日留題今而

獲覽不勝悲悼恐歲月之久將遂湮沒謹刊於石男

宣德郎知縣事百堅敬題

此紹聖中刻詩未甚超字亦平乃李百堅以子知其

父所權之邑以數十年後觀其留題之章而刻之石

惟時養違跡在存亡恟惚真如見之亦可悲可喜之

奇也墨林快事

按薛嗣昌乃薛向之子紹彭之弟也傳稱其以吏

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

使而不詳崇寧以前所歷何官此題在紹聖二年

不署官位或未入仕時也李百堅亦以是年來知

鄠縣事見其父章之詩題而刻之惜父子俱無傳

可攷

王公儀碑銘

碑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三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

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

碑銘 并序

□□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飛騎尉借緋王森撰
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

□總管司并秦□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

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

柱國□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

忠篆額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
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
所以行之之與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
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口蓋常相須而成則不惑不
憂而至於無懼雖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資其

道以盡其今故載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鮮克久矣
蓋未之見也今見於王公其資道盡口而近於

達德者歟公世為岷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

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嵩皆以令望稱鄉里

蓋君子之富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

相繼而仕於朝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

為能知義方者矣公即司空公之第六子也幼

而穎秀不為戲弄長而嚴整望之稍直曾未髫髻以童

子舉被召口口口侍傑然自立又中慶曆六年之詞科

調官之初掌京兆府與平縣之版籍府史以公

尚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公即與奪無滯也府

郭之民生產之厚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口口口口

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凡欲

掩瘞而公視其髮親以手捏而得巨釘人服其

神明而死者可無憾蓋始見乎明辨不惑勤郵物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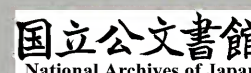
無勢利之憚也自茲入口口散所蘊故所至有能名而

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河西居府城下

庫有縑帛之失陷者長吏訐主庫吏則曰府僚上下均

口貸數獨河西不預焉衆雖口而上官嘉之其清節

又始口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叩其所以



爲治之術用梅公摯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之岐
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
公以束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于今思之
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懽呼喜曰王公之子
也猶周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曰況其子乎正謂是矣
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爲邊患
蓄每議事必嚴武備公至則一以常禮會于境
上宣諭朝廷恩信夷心感服縣多大姓有杜
生者擅置官刑笞撻僕隸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
川峽風俗大率貧細無赴愬之地公口禽賊吏

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豪右斂迹非不畏彊禦不克至是
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紵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
夫以治之且盜水爭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
以起大獄公董役口口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

英宗皇帝入繼大統舊勞于外及其卽位
庶政勵口遂用公爲御史推直官委決留獄多
稱明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神廟登極

再加口方貞外郎遷屯田郎中謀殺從按問自阿雲謀
夫始會公首當詳定則曰法無許從之文出知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爲吏者或多牟漁於下且

圭田無藝

公則一切蠲減之官吏亦縮手不敢

取自己至郡皆興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

臺改除知湖州轉職方郎中知口元府會瀘南用師慎

選守臣迺以臣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

造舟之役以惜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

咸願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公之至迺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

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今上卽位加

中散大夫除知涇州用大臣薦改除襄路轉運使施州

幸則殺降累劾不就詔公按之得其情復疏以

有邊功乞薄其罪口廷從之繼請便郡得鳳翔

府剗撥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朝

除知邠州未朞移知涇州方議置帥遽以告老聞命未

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

年七十一用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于白石之西原

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

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尚書渙之子贈和義郡君次

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

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謀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

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

議郎司馬元次適進士黃本道次適內殿承制姚宏次
適蘄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儔假承務郎燾壽宗壽
知常三尙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濬餘皆在室惟王
氏世爲王者子孫之後其姓寯著叢之天下而
公家世以貴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強稟金氣之義人多
尙武而公家伯仲以文顯於朝廷非
積行之後曷以蕃衍盛大至公而顯耀門戶如
此其光實公識明而濟之以學性序而充之以
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
其行己也以恭其勤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
爲也則有不吝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解之心然且
不競不絀孤直少與雖服賜三口勲口口口莫非按資
循格而恬無躡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爲路使而已復
請麾無力小任重之虞有器博近用之歎此又樂天知
命難進易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
可一二爲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
公爲商州方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歲
久有偏而不起之處主上慨然思欲振起
而鼎新之廼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役之議推散斂
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專奉新法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抃偏補弊歸於中道而已森亦
方以屬邑主簿事公而屢委之以數邑之法故
一薦之又薦之寔受知於門下者爲宜厚暨公
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業君
知之爲詳不孝無以答昊天願假忱詞以垂不朽余旣
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有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
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尙求粟於仁者况顯揚先烈
刻之堅石不求諸當世聞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
世重爲先府君羞敢以固辭又書見諉且遣其昆弟以
來曰當世前古固有名聞之士載於論譔然聞諸禮曰
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
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
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厚誣我先子且
於人格得之君盍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
其本事表於隧而銘之曰
有宋達德君子
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
惟西方之鎮兮其山曰岷
惟少皞之氣兮是爲蕭辰
惟金神則義兮俗尙多武
惟王氏之子兮家聲富文
惟司空之教兮能大其後
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

第循良之效兮著見于有勇之仁。無懸歎之聲兮
有愷悌之在民。我政兮如神。我澤兮如春。道之
遠兮任之宜。重其器之博兮止於近用。爲上以德兮
爲下以恩。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岷之山兮峻極
于天。岷之水兮淵泉如淵。豐碑道傍兮聊紀歲年。
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

天水口口鐫石

按王公儀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
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
白石字岷州今屬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改爲禮
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書者宋構史俱無傳篆
額者呂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
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銜充寶文閣待
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稍冗
泛但叙其辨冤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
釘人服其神明死者無憾此一事差足採也碑書
臣字俱小字旁注勅見于此又叙其生年月日及
女子之嫁者詳其壻家皆從前碑銘所略者又諱
字不書文內特於叙末銘前別爲銘曰有宋達德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他碑所無

關山雪月詩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三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行書在隴州大佛寺

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以補樂府之闕

關山月關山月千里寒光射冰雪一聲羌筦裂青雲隴上行人腸斷絕腸斷絕兮將奈何爲君把酒問常娥冰輪桂魄圓時少應似人間離別多

右關山月

關山雪關山雪遠接洮西千里白試登隴首瞰八荒表裏高低都一色日高融液流車轍凍作堅冰敲不裂早晚春風動地來消盡寒威百花發

右關山雪

監郡扶亭王希聲器之

郡守河南韓渥承之立石

右關山月關山雪詩題云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按宋史不立構傳而東坡集有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詩施元之注宋彭州名構紹聖間爲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陸師閔移漕陝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宋

某可遂使權都大管勾攷熙寧中設成都茶司其後
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蕃夷以茶易之此
刻於紹聖間構雖管勾川茶而市易常於秦隴故有

按部隴山語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氏墓誌

石高四尺廣三尺八寸八分二十六行
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江寧府祈澤寺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

承議郎句當亳州明道宮劉次莊撰并書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卮酒接慇懃講儒學事
列次莊昆弟侍奠得萬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
閣校理趙大夫公揚於次莊輩蒙獎飭誨勵後公迎婦
廣西往來道長沙益爲曲折熙寧中公通判潭州次莊
爲屬縣尉公喻次莊士當自奮拔卽教上書

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次莊來居陳公之夫
人仁壽君適卒於陳之項城其子將護夫人之喪附
青龍山校理之墓論撰次莊職也謹誌而銘之

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慶龔中以三司戶
部判官治歐陽脩寃獄白脩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
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夫人其季女也少喜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名族及

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
使學不得怠弛趙疎戚有女失怙恃 夫人取之養育
迨笄爲具資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致貧緣得
祿交趾陷邕州裨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
夫人厚撫遺翼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敗
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爲賑活平生囊無餘資槩以此存
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 夫人悉曉通之晚復究明性
相寐滅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疊足屈指
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芝後七日家乃敢殮子三人岫
德順軍司法丞軍嶮朝城令岍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

尉毛球宣德郎知長安縣陳祐通直郎知邵州張諤云
銘曰

蘇世武功 裔于蠶叢 蜀亡其東 有顯秩宗 迺
生淑女 峻厥軌度 橐解不儲 職施之故 宅彼
高崗 雲木蒼蒼 以永其藏 莫窒其光

右仁壽縣君蘇氏墓誌湖北轉運使祕閣校理趙揚
揚字不全之妻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之女也
慶歷中歐陽永世以孤甥事爲言者所訐安世爲三
司戶部判官直其寃以是知名而史不爲立傳王荆
公爲安世墓誌云女子五人其適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者卽仁壽君也劉次莊元祐中御史嘗模刻閣帖於臨江軍又爲釋文十卷行世顧其書世不多見此誌特完好文與書法皆可觀在江寧城外祈澤

寺壁間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蘇氏爲趙揚之妻揚爲抃之弟史無傳抃有二弟一曰抗一曰揚皇祐間抃爲江源令縣有江繚治解北來園亭堦廡間環迴旋繞公暇事休抃與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引流聯句抃爲序并詩並見名勝志揚三子响矇岍書譜引陳田夫南岳總勝集載趙岍徽宗時人移建本命碑大觀二年三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岍文并書此碑作於紹聖四年岍初官項城尉也此文先叙次莊與揚交涉始末於前然後別起爲誌銘之序而系以銘詞亦與他誌別

游師雄墓誌

石高廣俱四尺九寸一分六十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長安

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商鞅等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紫游公墓誌銘

朝請郎直祕閣知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荆湖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南路安撫充本路兵馬鈐轄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舜民撰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邵龔書

端明殿學士中散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章棗篆蓋

公諱師雄字景升姓游氏世居京地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爲兒時不妄戲咲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地學益自刻勵蚤暮不少休全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叅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徙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棄燹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

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師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
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
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 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
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鄜延與
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
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它道已而諜者至
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
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高帥延安以公權管
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
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高
患之公爲謀蒞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
聞其有備迺引兵入麟州饜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
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巿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
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
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
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
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 詔治橋甚急議者謂
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
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尙委公以行諸壘振貸公使
弓箭手漢蕃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

全不支 卷之二十四
三
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嵩爲宣撫招
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嵩方迫 奏稟不暇省文
檄皆倚公以辨王韶爲樞密副使謂嵩曰幕中得士良
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 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
以終喪凡三被 詔懇辭乃免嵩之行與主帥郭遠議
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
潁州團練推官秦師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 朝
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
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
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
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
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嵩
帥慶陽再辟公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
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嵩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
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
主簿 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
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
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 上當守而勿失奈何
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
夷無厭之求四寨旣予瀘南荆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

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
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
以爲耻安有以天下之疆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
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
其地而不有侮侵加前二年春選軍器監丞夏四月吐
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
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
間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
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
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
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
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
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諜以制之告於熙
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闕
智不闕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議
三夕而後從之廼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
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斫黃河飛橋青唐十萬
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
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
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万於是奏捷曰臣聞愴天威震

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
鬼章結釁構姦欲爲邊患臣與宋帥合謀將義兵行天
誅賴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
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万里書奏百
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
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
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氊死阿里骨
祕不茨喪許以爲嗣當立請封於朝廷已而復殺董
氊妻心牟氏囚温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
兵問罪於境上當煞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氊之後以安
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以利
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
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禽其事遂
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
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
秦已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鑿故關山道
爲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
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
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
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亦病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
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
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
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
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 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
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
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
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
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
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障犬羊之勢
得以潛窺而輕安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
遠城東抵通遠軍之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
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
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
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
以禁之其貧而死者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
如甸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
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替之又
上役法廿條 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

言天下祠廟多頽弊春秋薦享牲瘠酒漓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關師上欲用公却延和殿諭宰執上三問不荅旣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廼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藏盈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旣多糴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旣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治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旦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陞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旣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執醜虜皆上稟膚筭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闔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

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闕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
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卽具慶鑿以來邊臣措置之
感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
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卽大雨民皆
歡謠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
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
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
旨攝師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
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衰罷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
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
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
朝廷憚於供賚扣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
慕義万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
抑之使不卽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朝廷
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
使與熙河沅原秦鳳之師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
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席卷之
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
以迫公公度不可其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

還秦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
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
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
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
兵民繁夥使傳勞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
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
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
殞于州宅思邨堂下光焰烜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
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
公六年率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
秦鳳路機宜文字竝議竝竦皆舉進士端翊邵奴早夭
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
尙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地府武功縣西原鳳凰
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祔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
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惇然悲啼人不
忍視及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
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旣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
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襯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
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

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慕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拊循勞問下逮孩幼故遠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人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率舊將故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人貢必過公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文不事邊幅漚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疊疊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度量風槩瑰奇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條條于禩典刑孰繼疑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于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嗣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雷霆旣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廟陵百寮蹈舞窮髮

鬼區警我 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乘輅關隴剖竹
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拖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
設同風古人憬彼夏羌屢齧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
忽從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尙保要頸大勲不遂非
公獨然庶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
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仲恭從學于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

家

鐵圍山
叢談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

姑溪
集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尙
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
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魴清圓秀勁大
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
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鷄上
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
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據此志則
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壘
鐫華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
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魴其篆則章公燾

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鑄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
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食

結綺亭集

右游師雄墓誌題云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
州軍府陝州稱軍府不云軍州者陝爲大都督府故
也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
結銜在本官之上此碑惟章棗以學士結銜在散官
上師雄舜民餼皆直閣故結銜在下宋史職官志安
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
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棗
以待從故得充經略安撫使餼但稱權發遣安撫使

公事亦不正授之稱也潭秦渭三州守臣竝帶安撫

使舜民餼以知州而兼安撫棗以安撫使而兼州

結銜前後互異亦正授不正授之分也

潛研堂石文跋尾

師雄橫渠弟子治平元年舉進士爲儀州司曹參軍
自治平迄元祐二十餘年皆在邊帥幕府始因范忠
宣薦韓魏公委督築熙寧寨糧餉後歷蔡挺韓絳劉
瑄趙高諸幕而在高幕最久元祐以後屢經遷轉十
餘年始徙知陝州而公已歿矣神哲二宗知之未爲
不深也而卒不得大用此議者所以有用不盡才之
恨歟宋史西夏傳載秉常嗣國後二十年中凡屬戰

守之事得失具見合此志攷之大略出之師雄者居多
余集陝省金石目錄見晉遺筆跡幾至廿種其才
略風概瑰偉卓犖宋世少其儔匹採錄之餘令人企
慕久之

關中金
石記

按此誌石方廣約五尺文約四千字宋人墓誌之
制寬廣而繁冗如此撰者張舜民傳載字芸叟邠
州人由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
史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
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此文是知潭州時作也
書者邵鵬書史會要稱其字仲恭丹陽人官至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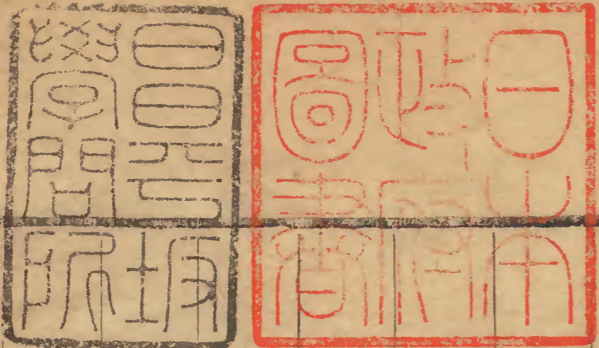
龍圖知益州工正行字體清勁此碑結銜知秦州
當是知蘇州之前也篆者章棻傳載字質夫建州
浦城人累官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
命知渭州俘獲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等哲宗爲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其篆蓋正在此時游師雄東都事畧宋史皆
有傳全採此誌有損無增事畧採之最簡惟云師
雄字景升與誌之作景叔者異是事畧訛也史傳
所採較詳而間有誤處如誌云鬼章又欲以別部
出熙州史誤作出熙河熙與河是二州是時吐蕃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終
欲改河州鬼章又欲出熙州不得云鬼章又欲出
熙河也誌云今蘭州距賊境一里史作距賊境一
舍一舍是三十里見左傳注史似以其過近而改
也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史作安遮權陝西轉
運副使史無副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史作六十事皆不能定其孰是被旨攝帥熙河史
作熙州時熙河蘭岷路置經畧安撫使稱之曰熙
河帥彙括之詞不得單舉熙州也公有文集十卷
奏議二十卷傳既不載藝文志亦未見則史略也
傳載師雄事蹟多詳邊功而於善政槩不錄及如

誌云公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
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
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
法此則澤及枯骨之仁也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
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此爲民請命之誠
也皆可爲守土法豈宜槩削又六年十五入京兆
學入學二字始見於此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
百日復赴軍此亦守制百日之始事雖瑣細不可
盡畧也故爲拈出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終

文化丙子



...

...

...

...

...

...

...

...

...

...

